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尺牍文学史/赵树功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11

ISBN 7-202-02519-1

I. 中… II. 赵… III. 书信-文学史-中国 IV. 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64824号

书 名	中国尺牍文学史
作 者	赵树功 著
责任编辑	王云弟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1
字 数	498000
版 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7-202-02519-1/I · 539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第一章 尺牍概说

[1]

第一节 尺牍的流变

[2]

源在哪里

尺牍“家族”

表与启：一对“骄子”

文词书法铸双璧——帖

家书：平民化、大众化的“宠儿”

第二节 尺牍文学的特质

[14]

尺牍的实用性

尺牍由实用性向审美性的转化

尺牍的审美性

中国尺牍文学在沿革中呈现的状态

第三节 中国尺牍文学的缺憾

[41]

情书的空白

女性尺牍：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鸿雁不堪云里飞

叙事尺牍的薄弱

2 中国尺牍文学史

第四节 尺牍的出版	[65]
关于较早的尺牍专集的考辨	
早期尺牍选本的考辨	
尺牍出版的两次高峰	
第二章 从尺牍私人化的完成到第一个高峰	[85]
第一节 泱泱汉风	[86]
先秦的创作	
汉代尺牍个性化的加强	
围绕李陵事件的两则著名尺牍	
招隐之作	
开风启源	
第二节 文人与文体的“自觉”	[108]
由质朴通脱到华艳闲雅	
曹氏兄弟与吴质间的通信	
一个逍遥不起来的逸士与一个功名富贵的歌者	
孔融、嵇康、应璩与丞相、圣人、朋友开玩笑	
第三节 最接近艺术的时代	[128]
陆云和陆机	
书名掩了文名的王羲之	
第四节 尺牍的第一个高峰	[141]
萧氏皇族作家群	
向隐 劝隐 刺隐	
山水尺牍	
离乱的镜鉴	
魏晋风度仅存的三“硕果”	
第三章 尺牍世用的黄金时代	[170]
第一节 大唐新气象	[171]

书生反叛书生	
呐喊的人才与人才的呐喊	
第二节 韩柳风起	[179]
毒害千古的八股祖宗——韩愈	
一个更具文学味少些文章气的作家——柳宗元	
第三节 干谒书	[193]
自我的张扬	
“干谒大师”的技法	
干谒书品类	
第四节 干谒之外的创作	[215]
王绩与王维：一个隐者与半个隐者	
在壮志与豪情之外	
元白两地书	
第四章 尺牍文学的第二个高峰	[235]
第一节 蓬勃在“议”气“道”气“才”气之间	[236]
“才、道”横溢 “议”薄云天	
承上未启下的过渡者	
新旧两魁首 文史双泰斗	
祥踪逸影	
第二节 欧阳修与李之仪	[251]
长者之风——欧阳修	
暮年心态的记录者——李之仪	
第三节 “三慕完人”苏轼	[261]
“三慕完人”两面不是人	
笑比哭好	
一往情深	
江山风月的主人	

第四节 黄庭坚：浅斟低唱

[277]

先生本色是书生

美人如花隔云端

第五节 南宋五家

[285]

锋芒毕露的圣人——朱熹

声名很坏、成绩不坏——孙覿

堂堂之阵 正正之旗——陈亮

不是山人好言山林——方岳

出有浩气 退有逸神——文天祥

第五章 辉煌的时期(上)

[310]

第一节 明代尺牍的批判精神

[311]

不骂官不动笔

不诉苦不作书

魑魅世界魑魅影

八股八面受敌

佛云不可说不可说 子曰如之何如之何

第二节 明代尺牍的独特贡献

[329]

一种尺牍新体的诞生

情境的氤氲——从为他人到为自己

文字的灵变

第三节 勇士、雅士与顽主

[343]

自我的发现与末世情绪的释放

闲里乾坤大

千古高风说到今

第四节 从嘉靖到万历的过渡作家

[361]

乡关情重——归有光

在缺陷世界中放歌——王世贞

卿有晋人风味 绝无汉官威仪——屠隆

第六章 辉煌的时期(下)

[381]

第一节 “倔驴”李贽(附徐渭)

[382]

“倔驴”与“老秃”的渊源

宁为真小人 不做伪君子

天堂有“佛”向天堂 地狱有“佛”向地狱

啜其鸣矣 求其友声

且留性命吃酸梨——徐渭

第二节 汤显祖:梦圆梦断玉茗堂

[399]

有佛性未有佛缘 有天地难纳临川

飞花一路 云卷云舒

第三节 苦行头陀袁宏道(附袁中道、宋懋澄)

[409]

这样得旧又这样得新

与青袍乌纱为仇

误明为魏晋:让你击节 让你攒眉

心灵无涯 霁月光风

平生不屑:粪里嚼渣 顺口接屁

小修大修为

宋懋澄:模晋帖体制 作性灵文章

第四节 甜媚工致的小品大家

[433]

云中一鹤不翩然——陈继儒

舌如风 笑一肚——王思任

山之与水影亦相亲——黄奭

撒向文坛一卷冰雪文章——张岱

第七章 在辉煌余光中走向没落(上)

[457]

第一节 冷面热心

[458]

古文作家:抹了一脸秋霜

文人情怀与人文关怀

劫后余生者眼中的浩劫

掀开盛世遮羞布的人

第二节 明遗民:大节难随九鼎沦

[476]

不做两截子人

大儒大侠——顾炎武

八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朱舜水

易堂之中的两副面孔

大俗大雅——傅山

第三节 变节的大家

[496]

老先生两朝领袖——钱谦益

留得残生品苦茶——周亮工

风流一朝遗憾一朝——侯方域

第四节 承明余绪的才子

[518]

话怎么说尺牍怎么作——金圣叹

乱世变生的逍遥派——李渔

放荡不羁老名士——尤侗

酒狂、落拓、好骂人——郑燮

彩笔常题断肠句——孔尚任

出奇入幻 入鬼入魔——石虎

第五节 纠偏:洗却脂粉 素面朝天

[545]

求生求涩——毛先舒

不古不今——毛奇龄

寻清寻爽——邵长蘅

第八章 在辉煌余光中走向没落(下)

[564]

第一节 骈体尺牍的中兴与泛滥

[565]

遥接千年坠绪

好个莽和尚 忽现菩萨相——洪亮吉	
吴锡麒：以物象说心语	
尺牍衰落的煞星	
第二节 家书热：从《板桥家书》到《曾国藩家书》	[582]
家书从“家”中走出来	
郑板桥家书：怪人偏写劝世良言	
曾国藩家书：花戒满时月忌盈	
第三节 袁枚：最后的大家（附章学诚）	[600]
屑末小尺牍 谨重大文章	
终身反对派	
随园的女人观	
老叟戏玩童	
“学者文人”的尺牍	
第四节 文言尺牍的最后一百年	[620]
回光反照——龚自珍	
曾国藩：暮气苍茫赋黄昏	
曲园傍随园	
一个王朝的谏歌	
附录一 尺牍套语	[638]
附录二 引书要目	[642]
后记	[654]

第一章 尺牍概说

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有两种文体几乎无人不写：一为诗，一为书信。诗是附庸风雅不可缺的，书信最直接的需要则是报信、传语。一纸飞鸿，浓缩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心灵与心灵间的距离。本书所讲的尺牍，即是书信的代称，因早期的书信，人们多写在一尺长的木板、竹简上而得名。本书所以弃书信而取尺牍为名，出于三个原因。一是书在后世虽保存了通讯工具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被文人利用，成了古文的一个品种。二是由考古的发现看，书的早期形态就是尺牍。书信这个词虽在古代也有连用，却各自有意，书是函札，信则是使者或持信物之人或是信物，二者连用而仅表书札是后来的事了。^①三是书的本义，按许慎《说文序》所言，著于竹帛谓之书。由此看来，早期的书内容很宽泛，而书札之意仅是其中一部分。故而用尺牍更能涵盖这一文学品种的发展与变异过程。

第一节 尺牍的流变

源在哪里

尺牍的流很长，可源在哪里，今人不甚了了。

关于尺牍的产生，除了称不可考之外，有以下两种说法：

一、姚鼐：“书之为体，始于周公之告君奭。”^②

据《尚书·君奭》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悦，周公作《君奭》。”其文曰：

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在今。”

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

原文过长，节录这一节作个分析。在这节文字中，周公赞同召公不信天命的说法，强调事在人为。全书以第一人称展开，向召公论述辅臣的重要作用，表达了要与召公一起辅助成王、成就文王功业的决心。此节文字有明确的指向，即写给召公；有明确的内容，释去疑虑，同舟共济；有文章的经营，开篇先以赞同召公不信天命的思想表示二人非是对立得没有共同语言，同时也显示了自己的谦抑，为下面的说服工作打下了基础；继而广征博引，

以有力的史实说服召公，再以虚心感之，继以大业激之，进退有度，言语也有度。如此分析，这节文字完全可以作为一篇尺牍来看。但现在的问题是：即令是一则尺牍，把它列为尺牍的源头，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二、刘勰：“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③

刘勰把尺牍的疏、盛与时代的大背景相联，而非孤立地考察，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很为可贵。但他这种说法是描述性的概言，提供的是两种现象，而非两个结果。有些人依据现存文献、典籍认定此说即是尺牍产生于春秋的确证，是靠不住的。

春秋时的尺牍，如见于《左传》的《叔向使贻子产书》、《郑子家遗赵宣子书》、《子产遗范宣子书》、《吕相绝秦书》等，皆起于国与国之间的交涉，以文辞为折冲樽俎之用，讲论辩，不注重章法，甚至不太讲究剪裁，具有“说话”的特点。这种现象至战国得到改观，如乐毅《报燕惠王书》等，虽仍以军国大事为主，但同时已开始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作品，尺牍开始了由“公文”向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私文”过渡，其文学性也开始增强。“至私家往来，沿用简牍，则盛于嬴秦以后，李陵之答苏武，杨惲之报会宗，马援之诫子，朱浮之诔彭宠，朴茂渊懿，宏我两京。”^④

尺牍的源头，暂不可考；现代意义的私家往来尺牍，起于战国，盛于秦之后。

关于这一点，目前的考古研究成果也提供了一定的佐证。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中有一节文字涉及这个问题，转录如下：

1976年初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号墓中发现属于战国时的两封写在木牍上的家信，提供了上古民间私信的最早实物。

第一封是黑夫和惊从淮阳（今河南淮阳）写给安陆（今湖北安陆、云梦）家里的中，第二封是惊独写。黑夫、惊、中是三兄弟。信中叙述从军至淮阳的情况，并向母亲要绾（绾绵）布二丈五尺、襜裙襦（夏衣）、钱五六百。据考证，第一封信写于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第二封信从内容看，是写于秦灭楚战争之攻下淮阳后。此二信并非邮寄，大约是通过服役期满的同乡士卒代为捎转，二信均用毛笔蘸墨写于木牍正反面，牍厚0.3厘米、长23.1厘米，是名副其实的尺牍。

尺牍在完成了公书私人化的过程之后，又经历了一个由贵族化向平民化过渡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比较长，它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知识的基本普及，从而打破贵族对知识的垄断；二是书写工具的便捷、廉价。竹、木作书当然不会很昂贵，但若要连篇则必须累牍，数千言甚至上百言的书信携带起来就极为不便。帛、绢当然轻灵，但非是平民小百姓消费得起。

知识的基本普及应当说是由于选官制度的明确而推动的。早在西汉，政府以孝悌力田选拔有德行勤耕作者，以贤良方正选拔能言直谏者。汉武帝之际又增贤良文学，有知识、有文采的儒生往往借此登上政治舞台。这一点，从实用主义的立场上，极大地刺激了知识的普及，调动了贫民以及平民学文化的热情。西汉末，儒生多由此取得出身。东汉仍延续了这套体制，且民间表现了更大的积极性。现今仍流传着几则贫民苦读的故事，诸如孔融苦读；温舒放羊，编蒲织席抄《尚书》；公孙弘为人牧猪，削竹写《春秋》，朱买臣采樵，负薪而读；匡衡凿壁偷光等，它们皆是两汉之际的事。

另外，东汉还在中国的科技史和人类的文明史上写下了浓浓

的一笔，最大的贡献就是蔡伦发明了造纸。以渔网、破布为原料的纸，要比绢、帛造价低得多了。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尺牍由贵族化向平民化过渡，起码应是东汉中期以后的事。

尺牍“家族”

在所有的文体当中，尺牍繁衍的大家族是独一无二的，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它的繁荣。以写作材料的不同，它派生出简、札、牒等；以通信对象的不同，又分化出笺、启、状、教、移、表等等。

关于尺牍这些繁琐的别号，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历史上许多学者作过考究。方以智的《通雅》、袁枚的《随园随笔》中都有详细的辨析，尤以《随园随笔》更出色，其“尺牍”条云：

《尔雅》：“简谓之毕。”《说文》：“简，牒也；牒，札也。”又谓之牍，《史记·匈奴传》：“汉以尺一牍。”注：木简也。今云尺牍，便文尔。”《中庸疏》：“简、牒，毕同物而异名。”又曰策，蔡邕书：“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单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古人书册字，象之矣。许慎曰，“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是也，当为册矣。《独断》又曰：“凡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书者书之简，简不容书之方，方不容书之册。”《仪礼》不及百名书于方是也。方，版也。简、方、册三别矣。

或曰：“简随事记之，积多，第日月后先登之册。”若然，则简者，若今档子草稿矣。杜预曰：“大事书之于册，小事简牍而已。”又一说也。古人官寺之籍大约如斯。士大夫通问简札之度，无文以言之，《庄周·列御寇篇》“不离苞苴竿牍”，

是则当时有愧遗辞语候问也。又曰手简，古人亲操笔引纸焉，犹曰脱之古人之指端云尔。

这其中有一点很有价值，即战国之际的庄子时代，简、牍已超出传递信息范畴，具备了充当礼仪媒介的功能，这倒颇似后来的手刺、名帖。

笺、启、状等称谓的出现，是与封建尊卑关系的日益强化有关的。欧阳修有一则《与陈员外书》，对这几种尺牍的派生体作过记述：

古之书具，惟有铅刀、竹木。而削札为刺，止于达名姓；寓书于简，止于舒心意、为问候。唯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则曰符、曰檄；问讯列对，下而上者，则曰状；位等相以往来，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长吏或自以意晓其下以戒以飭者，则曰教；下吏以私自达于其属长而有所候问请谢者，则曰笺、记、书、启。

但自五代起，这些规矩皆已紊乱。欧阳修此书中即称：“及五代，始复以候问请谢加状牒之议，如公之事。”他所回书的这位陈员外，亦把一纸私人应酬的书信，搞成了“前名后世，且状且牒，如上公府”，欧阳修嫌其不伦，爰有此辨。

尺牍还有不少别号，多与“尺牍”本义不可分，仅带“尺”字的就有七种之多。

尺素。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尺书。《汉书》三四《韩信传》：“奉咫尺之书，以使燕。”

尺纸。《宋书·沈璞传》：“复裁少字，宣志于璞，聊因尺纸，

使卿等具知厥心。”

尺翰。《陈书·蔡景历传》《答陈霸先书》：“尺翰驰而聊城下，清谈奋而羸军却。”

尺锦。《梁书·刘孝绰传》《答萧绎书》：“近虽预观尺锦，而不睹金玉。”

尺简。《尸子》上：“书之不盈尺简。”

以上这些称谓，以尺简出现最早，约是战国时期；而后世最通用的尺牋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史记·扁鹊仓公传》论：“缙紫通尺牋，父得以后宁。”

另外，尺牋还有不少雅称，亦多源于古诗文、逸事。如鲤素、云锦书、青泥书、飞奴、代兼金等等。^⑤

但有一点必须澄清，古代的所谓尺牋，还不单是“书”的异名，而是全部实用文体，即用以区分于“文”的符、檄、书、启等的代称。关于这一点，刘师培在辨中古文、笔之别时有所引带。他说：

然史传诸云“文笔”、“词笔”、以及所云“长于载笔”、“工于为笔”者，笔之为体，统该符、檄、笺、奏、表、启、书、札诸作言，其弹事议对之属，亦属史笔，册亦然。凡文之偶而弗韵者，皆晋、宋以来所谓笔类也。故当时人士于尺牋、书记之属，词有专工。

下面他举了不少例证，如《宋书·刘穆之传》：“与朱龄石并便尺牋。”《臧质传》：“尺牋便敏。”《梁书·徐勉传》：“既闲尺牋。”《邵陵王纶传》：“尤工尺牋”。《陈书·蔡景历传》：“善尺牋。”等等，皆是指这些实用文体而言，其时还有书记、刀笔、笔札、笔记等称谓。^⑥尺牋的涵义后来才逐渐界定。至宋代，尺牋与书的区

分日益明显：书系篇幅长，讲究章法的文体，尤其受古人影响，作家们视之为古文中的一员；尺牍幅短，灵动变化，更堪实用。前者备受作者青睐，编集子不忘列上“书”这一类；后者如残羹鸡肋，随写随扔，间有收入文集的，也往往附在后面以备参考。它的异名还有不少，如简尺、小简、杂帖、书尺、尺一等等。

表与启：一对“骄子”

尺牍大家族中，后来应用较广、且披上权势的外衣、不同于一般身价的，就是表和启。

表起源于汉代。依《后汉书·胡广传》注引《汉杂事》云：“凡群臣之首，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表的作用多表现在陈情上，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皆为此中名作。另有言事、论理的，多在章、奏之中，后来上书皇帝的文字亦有称“书”的，其性质与上面所言相同。

表可以视作臣下写给帝王的书信，但它与我们所称的书信已有了很大的区别，最主要的，是它背离了平等、自由的本性。它的作者往往不自觉地把心灵收束，展示给后人的，是一颗颗仆伏的心灵。书可以写给大众，上书、表，则只能有一个读者：皇帝。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抄》，他的分类顺序是：论著、词、序跋、诏令、奏议、书牋、哀祭、传记、杂记。早于他的《文选》的分类顺序是：赋、诗、骚、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笈、书等等。本是一母同胞的“兄弟”被严格分开了，且与皇家沾边的表、奏之类，很自然地排在了书的前面。我在这里强调其同源，无意消磨帝王与臣民的鸿沟，也不想为尺牍一族硬拽一个着黄袍的兄弟。只是想让人们了解一下尺牍一物的旧观与全

貌，并由此体味专制皇权下那种连文体都独霸的氛围。恰恰因为这种文体的垄断，表、上书丧失了尺牘的本来面目。本书略而不言。

启最早出现于南朝。《全宋文》中，即有江夏王刘义恭一组启，皆为日常应酬，实际内容很少。如《谢敕赐华林园樱桃启》云：

猥赐华林樱桃，为树则多阴，为果则先熟，故种之于听事之前，有蝉鸣焉。顾命粘取以弄。

当时的启只对上级，甚至可以写给帝王，如鲍照著名的《请启扇》即是。

至南朝梁代，昭明太子等人启的创作渐渐多起来，其程式与其兄弟们后来的创作皆无大异，以谢启为主，先言谢，次耀受赐之物，施以绚彩，极尽华丽之能事。

启至梁简文帝萧纲，可谓发扬光大，渐成体格。他所遗下的书札中，有一大批谢启，其雕章琢句，对当时文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谢贡扇启》云：

臣纲启：传诏饶僧明奉宣敕旨，垂赉细绂大文画柳蝉山扇一柄，文筠析缕，香发海檀。肃肃清风，即令象簟非贵；依依散彩，便觉夏室含霜。饮露清蜩，应三伏之修景；群飞黄雀，送六月之南飞。蔽日垂荫，薰泽惭采；浮凉涤暑，苹末愧吹。圣人造物之巧，俯萃庸薄；王府好玩之恩，于兹下被。顶戴曲私，伏增欣跃。谨奉启事谢闻。谨启。

可见启在当时主要为宫庭文体或官僚文体，基本作用是谢恩致意。